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四鈔卷二十六

德淸俞樾

五釆牙幢

國朝沈自南藝林彚考棟宇篇引黃帝出軍訣曰有所征伐作五釆牙幢靑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按本朝八旗之制本此

顯慶輅

宋麗元英文昌雜錄云仁宗朝作新玉輅既成與舊玉輅同陳於崇政殿舊輅在後忽有大聲隱隱如海獸狀

仁廟訝之乃令新輅在後遂無聲旣出殿門舊輅復在後又有大聲如前吏部蘇侍郎云此輅唐高宗顯慶年造歷五代至皇朝今在太僕寺

按日知錄云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有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正月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而古器之銷亡爲可惜矣顧氏之論誠然但如此輅竟於殿陛之間顯呈怪異亦不善自韜晦者矣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大駕玉輅世傳爲唐高宗時物

元豐間別造新輅既成以正旦大朝會宿陳於大慶殿廷車人先以幕屋覆之將旦撤屋忽其上一木墜盡壓而碎一木之勢葢不能至此人以爲異自後竟乘舊輅

按葉氏此說較文昌襍錄更怪是直將新輅毀之不止爭前行後行而已未知誰得其實也

石林燕語又云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初成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波儀衞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後遂廢不用二事相似亦可怪也

蔡絛鐵圍山叢談云紹聖末名匠楊談新作龍舟華大

於舊新舊兩龍舟戰池中哲廟怒降敕悉杖之此事與燕語所載又少異

背嵬即團牌

元李翀日聞錄云背嵬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稿簡贅筆云背嵬即團牌也以皮為之朱漆金光煥耀向日即今軍旅所用者

按團牌疑即今藤牌　國初以藤牌破羅刹火器余已載於九九銷夏錄矣今觀此說則宋時背嵬軍亦即藤牌也然岳飛傳云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則背嵬騎兵似非團牌

擋杈

元徐勉之保越錄云公躍馬向敵軍一騎來迎公叱曰汝是誰曰我捨命王也語未畢公揮擋杈已中其頤遂擒以還又云公在戰船中叱諸將曰今日至此尚畏死邪乃自上馬執擋杈突入敵軍又云公用雙刀入敵軍敵軍以鉤鎗鉤公首鎧公揮刀斷之乃共圍逼公下馬持擋杈奮擊又云敵軍以我軍怯少懈公乃舍舟乘馬持擋杈衝前陷陣敵將飛擋幾中公公格去之以所持擋刺其馬胸盡刃馬倒彼將墮馬幾被獲按擋杈不知何物當時兩軍皆用之蓋亦軍中利器也自火器盛行

但以槍礮對擊不復知有此等器矣錄中所稱公者呂
珍守國賓江浙等處行樞密副使來守紹興者也

冷端甲

宋岳珂愧郯錄云𤼪太監鵠嘗得諸李尉府顯忠之族
子謂甲不經火冷砧則勁可禦矢謂之冷端甲珂按續
通鑑長編慶歷元年五月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其十二
曰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夷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
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不足
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國之技巧乃不如一小羌乎
由彼精而專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

砧打造純綱甲旋發沿邊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然則此甲在祖宗朝已有之

按冷端之名未詳其義疑本謂之冷鍛甲武夫口傳以音近而訛耳又彼精而專我漫而略二語乃中國所以屈於外夷者古今一轍也

太虛負鼠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李伯時古器圖有瑀玉盤螭之名今世所見者皆出太康古壙中後見龍川李氏購得齊叔剛者琢飾奇古一螭角上有小鼠或名太虛負鼠

又名虛木相符皆不可曉

漢厭勝玉人

元吾衍閒居錄云有人藏得古玉小版上作人首身爲玉版度以浙尺長四寸半闊八分中有網紋若襟狀當是漢人厭勝玉人若今之替代也

泥湫龍

元王惲玉堂嘉話云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爲上與碾刻相去甚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昆吾刻也

六合大同印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於常賣翁得故紙一幅陳黯破碎上有印文方四寸餘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印按鄴侯傳唐肅宗在靈武徵天下兵所鑄頃嘗收拓本漢甎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書其下謂家藏是印文而失之按此則四字本漢甎文唐用以刻印也常賣翁之稱未知何謂殆即今之骨董客乎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朱勔之父朱沖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邱主僧聽其聲甚驚延之設茶語以他日必貴則宋時

市閙自有此種人且必自唱使人聞知也

宋印

宋趙彥衞雲麓漫鈔云國朝印制仍唐舊諸王及中書門下印方二寸一分樞密院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印方二寸惟尚書省不塗金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方一寸八分觀察使印亦塗金又有朱記以給京城外處職司及軍校等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按此則唐宋舊印皆不甚大其朱記長方似卽今關防之類但廣與長止差一分則所長亦無多耳

印文疊字作二一點

國朝何琇樵香小記云印譜有文三橋所作努力加餐飯一印努字下左爲二點云重力字右爲二點旁作口字云重力字合爲加字餐字下爲二點旁作反字云重食字合爲飯字論者病其太巧不知實祖秦刻石法

端石眼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硯品中端石爲佳其有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脈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眼之品類不一曰鸜哥眼曰鸜鵒眼曰了哥眼原注謂秦吉了曰雀眼曰雞翁眼曰貓眼曰菉豆眼各以形似名之

又載乾道癸巳高廟語云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太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

南唐硯滴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重厚奇古腹下有篆銘云捨月窟(左足)伏棐几(右足)為我用(左後足)貯清泚(右後足)端溪石澄心紙(頷下左右陳)各三字

元氏毛錐子(腹兩旁各三字)同列無譁聽驅使微吾潤澤烏用汝(腹下兩旁各七字)

冬硯不冰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冬以楊花鋪硯槽則不冰曰春風膏或鹽磨墨或火酒又云冬用米醋磨墨拔冬以火酒磨墨余嘗試之墨色不佳不可用鹽醋則未試也春風膏之名甚新然楊花不須蓄亦不可得

盧村硯

國朝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盧村硯余在中州曾得其一莫知其所出山長馮夢花綬浙人也在陝久有長詩一章前有序云村在陝州城南三十里傳有隱士盧景者好造瓦硯硯成悉瘞之匡壁間村以是得名然莫詳時代惟硯窰故址猶存人於得硯處時見開元古錢因

疑爲唐時物硯大者徑尺小者三四寸形製如箕如瓢如龜鼉之甲下有兩足或四足質似蠹而甚薄然堅緻不可磨削性發墨而不滲以盛水暑月不涸寒月不凍硯在村隨處皆有乃入土輒數丈往往爲沙石壓損故村人甚秘惜焉按余亦嘗奉使中州不知有此硯見中州人當一問之

晉人不擇硯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晉人最重書學然未嘗擇硯故石林曰晉之善書者不自研墨使人研之成漿乃以斗供其說不知何出

筆普度

宋楊彥齡楊公筆錄云魏銅雀臺瓦用澄泥加胡桃油挻埴之琢以爲硯貯水不竭今人所得往往皆僞者燥澀不可用人謂之筆普度

兔豪不出宣州

宋張耒明道雜志云白樂天作紫豪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豪余守宣時問筆工豪用何處兔答云陳亳宿數州客所販宣自有兔豪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豪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豪例短禿則白詩所云非也

德壽供奉筆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王子復嘗得故宋宮人所藏德壽供奉筆兩枝上刻云臣周文畢進

王氏筆管上畫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以朱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詩兩句若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是也似非人功其畫蹟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故崔鋋郎中文集有王氏筆管記體類韓退之記畫

按此眞可謂鬼工矣惜敘述未明筆止一管畫則不知有幾事安得崔郎中記一讀之

筆匠楊彥章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于文定愼行言文華後殿又東一室乃上所遊息一日同二三講臣入視見窗下一几几上設少許書籍又一二玉盆盆中養寸許小金魚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彥章名按楊彥章必當時筆工之佳者故宮掖亦用之其姓名遂流傳至今亦甚幸矣

用李廷珪墨法

元王惲玉堂嘉話云商台符嘗用聚星玉版硯磨李廷珪墨求木庵書硯爲墨所晝木庵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乃不傷硯按此知李廷珪墨之堅眞可謂千年如鐵矣

磨墨有光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臘梅皮浸水磨墨有光按殿廷考試最重墨色未知此法可用否

延州石液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惝惝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用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煙甚濃

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
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州石液

德清俞樾

窰器稱磁之誤

明張萱疑耀云宣和格古論古人磁器皆曰某窰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窰器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窰所製而凡瓦器俱稱磁誤矣

按舊唐書地理志慈州元魏曰南汾州隋改爲耿州武德元年改爲汾州八年改爲慈州以郡近慈烏戍故也廣韻七之部慈下云因慈氏縣名之二說不同要其舊名是慈也宋史地理志河北西路有磁州舊名慈政和

三年改作磁貢磁石殆以其地出磁石故以此得名耶則與窰器固不相涉磁州之窰曰磁窰亦猶汝州曰汝窰定州曰定窰耳豈可以爲磁器之名乎

又按宋志信德府貢白磁盞信德與磁州雖同屬河北西路究爲兩地白磁盞之貢不於磁州而於信德則疑磁器之得名亦不因磁州按玉篇瓦部瓷在茨切瓷器也缶部𦈢在咨切亦作瓷則窰器稱瓷亦稱𦈢後人以同聲之磁字代之耳

邠州剪刀

國朝徐文靖管城碩記云杜詩安得并州快剪刀按通

與新平郡貢觚刀十具今邠州則杜詩并州州疑當是邠之譌也

江州車

宋呂希哲呂氏襍記云荆公好乘江州車坐其一箱其相對一箱不可虛苟無賓朋則使村僕坐焉其載而行其直率如此此按此車兩箱相對疑卽今之二把手也

祈陽縣版屏

宋范成大驂鸞錄云永州祁陽縣新出一種版䰐疊數重每重青白異色因加人工為山水雲氣之屏市賈甚多按此版屏未知今尚有否以配大理石屏亦自有致

閩中水車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祖沖之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楊幺俘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似是此類今閩中戰艘尚有名水車者然名存實亡矣

愚按閩中水車恐是以脚踏輪正如今田間所用水車之類施之於舟亦能運動楊幺以輪激水當亦然耳祖沖之器不勞人力此則異矣自西洋輪船入中國遂創未有之奇不知沖之所製同異如何也

水車之始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水車古無見莊子桔槹之制後世

則輕此是就有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繫甕一頭虛垂人爲制其低昂未有今世捲水之車也魏明日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乃作翻車令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此方是今之水車按琢水車者皆用桔槔故事而不知桔槔翻車之有別此獨析言之且水車創始於馬鈞亦人所未知于字文鈞巧任約鈞卽馬鈞也。

舟師用篙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自浙江東南溪行溪水淺澀湍急行三五步一灘每遇灘磧舟師每呼肩篙頭篙轉身

篙搶篙諸人即齊聲和曰嗷嗷所謂肩篙者覆面向水用肩撑所謂頭篙者覆面向水用頭撑轉篙者自左移舟右轉轉身篙者或仰面即覆面覆面即仰面云搶篙者舟尾有穴每諸篙出水即一人急用大木挺搶船尾蓋恐舟復下也按今浙東舟師肩篙恒有之頭篙則未之見至大木挺搶則在船頭不在船尾與宋時異

平面子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召入面諭禱雨不應詔求民間疾苦卿即就此草詔文肅奏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遽傳旨下有

司而平面子進則詔已成矣或曰文肅作文思遲乞平面子盞亦善用其短也按平面子當是小几案之類

交牀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者咸令改之其胡牀曰交牀按今俗有交椅之名初不解其義今乃知本於交牀也

燈籠稱碗

宋趙彥深雲麓漫鈔載金國遣使過平江排辦司數有云燈籠四百七十一碗燈籠以碗稱至今沿之碗從石乃俗字

又云火把船九十八隻今人以燈籠火把連稱亦宋時遺語乎

䂮山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乾道五年閏五月二十五日葉夢錫侍郎招飲桼閒設䂮山數盆望之如雪按此知宋時士大夫暑月讌客因南方無冰故設䂮山以代之今南方無此風矣

黏麫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宋翰林學士王寓謝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凡草四制翌日遣中

使至玉堂賜以上所常御筆硯等十三事內有貯黏麫塗金方匳一匳中餘麫猶存按黏麫當即今所用麫糊也

障扇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人呼乘輿所用扇爲掌扇殊無義蓋障扇之訛也江夏王義恭爲宋孝武所忌奏革諸侯制度障扇不得用雉尾是也凡扇言障取遮蔽爲義蔡襄小詞有曰扇開仙掌訛也

摺扇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摺疊扇永樂間盛行智按孫愐

韵注㩦扇則唐人已有矣今檢廣韵四十四有則九切有㩦字注云㩦扇别名未知即謂摺疊扇否㩦扇之名知者甚少

物理小識又云有折團扇折掌扇未知折團扇之制如何今杭州市中鬻扇有舒之則爲團扇歛之則與摺扇無異者豈即古之折團扇邪

夾鏡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小女皆小隷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

最難得

香珠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香珠出交趾以泥香揑成小巴豆狀琉璃珠間之綵絲貫之作道人數珠南中婦女好帶之按此知宋時婦女所帶香珠遠出交趾市廛中猶未有此也

竹釜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竹釜猺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鐺鼎食物熟而竹不燬盖物理自爾非異也按此知凡竹皆可爲鐺矣

盋盂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東方朔傳置守宫盂下注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今僧家名其食器爲鉢中國古有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按盋亦作鉢說文皆無之玉篇有鉢無盋廣韵十三末部出鉢字曰器也亦作盋則轉以作鉢爲正

香藥卓

宋戴埴鼠璞云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番商坐賈之苦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令公宴香藥別卓爲盛禮私家亦用之按此知宋時大宴會

皆有別卓盛設香藥故有香藥卓之名今久無此矣

古刺古辣二水

國朝全祖望結埼亭集明洪熙古刺水歌序云古刺爲西南極遠蠻部西與緬甸鄰見明史八百媳婦傳南與佛郎機鄰見緬甸傳野獲編云古刺水爲龍涎之亞在蘇合薔薇之上宮中極重之予考之左侍郎詩則其水可飲蓋取以和酒最香洌不僅薰沐之用也若北平別有古辣乃地名其泉煎之足爲折傷刀兵之藥此與西南夷所貢各殊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古辣泉一條云古辣本賓橫

閒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糞埋之地中日足取出據此則古剌古辣亦可通稱不得謂南爲古剌北爲古辣也

鏹水

國朝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鏹水以眞礦砂合五倍子水而成可爛銅鐵徐星伯同年寓伊犂適有一舊鐵香爐戲取蠟油畫一龍題數字於上置水中一宿爐上鐵銷鎔一二分而蠟油所畫凸起不動龍與字高出而其地光平如鏡攜至京觀者以爲非秦漢以後人所能斷爲秦漢器按此則今外國所謂鏹水者中國亦能爲之

矣

鄜州石燭

宋楊彥齡筆錄云鄜州出石燭風雨點之不滅欲然先以水浸之則愈明

丹砂本出涪州

東坡志林記爾朱道士煉朱砂丹云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采者吾聞熟於涪者云采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不甚采耳

火齊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天竺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

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據此則老杜謂火齊堆金盤誤以火齊爲珠也

按火齊不知何物藝文類聚引集韵云瑠璃火齊珠也則即今之瑠璃瑠璃非珠杜語似誤然云火齊珠則杜語又不誤韓文公亦云火齊磊落堆金盤用杜語也

又按古所謂珠者初不謂蚌珠故其字從玉不從虫廣雅瑠璃珊瑚玫瑰虎魄之類皆歸之珠屬蓋此數物者皆可琢爲珠也謂火齊是珠固非謂火齊不可爲珠亦非自後世蚌珠盛行此等珠皆廢矣

空青

國朝姚元之竹葉亭襍記云空青產於關外戈壁中沈縣令仁樹初官甘肅徽縣及兩當襍職其地爲蒙古年班入京孔道一歲蒙古包過里下馬家兒從（凡官差用里下之馬其家必以人從）蒙古押包者前行過一處下騎若蹲地者若拾地上物塗目者馬家兒從後覘之瞭然也追及之騎者去覘其地見沙中有小石剖爲二剖處皆有窩有滴水貯其中亦醮而塗其目水盡乃行明日歸無他異久之里中有聚賭押寶者此子至即見其盒中物或青龍或白虎者無障礙者衆隨之輒中寶主因賄之乞勿至於是衣服飲食裕如矣衆詢其故不言極飲之醉始道其

故眾其謀曰此子不死此目不得除也因其殺之遂成獄沈備得其詳可知空青不徒治目疾也

䞓䞑

宋趙叔向肯綮錄去燕脂集韵作埋赦拔此二字誤集韵作䞓䞑蓋二字並從赤爲義一從巠聲一從支聲耳

婁金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襄隨之閒故春陵白水地發地多得金麟趾褭蹏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豔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於鉛以石磨之霏霏成屑小說麟趾褭蹏乃婁敬所爲藥金方家謂之婁金和

藥最良

滴翠珠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處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

沈萬三瑪瑙壺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吳中沈萬三藏古今書畫無算有瑪瑙壺通明類水晶面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名月下葡萄萬三死轉入數巨家莫知所歸天順間嘉興李銘爲童子師一日舟行見河濱有光因覓得之壺也有知

府劉侃語之曰此異寶以獻鎭淮貴璫張公謀僉嘉興
鹽鈔果得所願因分其利銘領鈔過江舟覆鈔皆溼嘉
興守楊公繼宗追補前鈔銘死獄中侃亦破產與償
按續鈔卷四載沈萬三事甚詳今又得此事一壺之微
能爲人禍福亦可畏也

教子升天玉杯

明曹家駒說夢云朱文石大韶嘉靖丁未進士官司業
家建一樓曰朝珍商彝周鼎充牣其中有玉杯一尤所
寶貴名教子升天上鐫母龍一子龍九製作精巧如鬼
工按朱氏以玉杯構訟余已載於叢鈔卷二十然不得

其命名之義今乃知謂毋能教子能也

七夕錢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庚寅在南都與同人隷七夕事凡數十則後余得七夕錢事泉譜七夕錢爲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爲花穿下爲草製甚古質

開元錢治驚風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

則劇錢節料錢

宋岳珂愧郯錄云今歲時士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目

日節料錢或歲正冬節縱之呼博目曰則劇嘗讀蔡絛
鐵圍山叢談知國初已有之藝祖艱難造邦示儉一意
千萬世猶可拜而仰也絛之言曰副車弟嘗得太祖賜
后詔一日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末云今七夕節在近
錢三貫與娘娘充則劇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妗子充
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即杜太后皇
后即孝明王皇后也副車蔡絛謂其弟鞗尚徽宗女茂
德帝姬云按太祖所謂妗子惜未知何人當考

佩正德錢

國朝焦循憶言云泰州宮紫懸太史言十年前後以重

價購求正德錢一二文可值一金云正德爲游龍佩之渡江河無波濤之厄近遂有僞爲求售者甚或錢背鑄一龍前此未聞此康熙年間事也余幼時何見有以正德錢佩於腰者近則無之矣按正德游龍俗傳尚有此說其錢可鎮風濤余亦嘗聞之故老也

康熙十字錢

國朝焦循憶言云乾隆戊戌己亥間擇康熙錢幕有漢字者十枚爲同福甯東江漳臺廣薊浙十字每十錢可換千錢

按此錢今尚重之且益以十錢其文曰同福臨東江宣

原蘇薊昌南河甯廣浙臺桂陝雲漳兒曹多以此爲玩
國朝梁章鉅退庵隨筆云我　朝初年錢法屢經更定
始以滿漢文字鑄天命通寳及天聰通寳錢幕皆無字
迨鑄順治通寳則專用漢文嗣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
釐二字原注紀直銀之數其右係戶部者鑄戶字係工部者鑄
工字後又改定京局錢幕分鑄寳泉寳源二字皆滿文
其各省鑄局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甯府局鑄甯字安
徽局鑄安字蘇州府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府局鑄江字
後又鑄昌字浙江杭州府局鑄浙字福建福州府局鑄
福字漳州府局鑄漳字臺灣府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府

局鑄昌字後又鑄武字長沙府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府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府局鑄東字後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府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陝西西安府局鑄陝字甘肅鞏昌府局鑄鞏字密雲鎮局鑄密字薊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同鎮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東廣州府局鑄廣字廣西桂林府局鑄桂字雲南雲南府局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州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錢幕亦照京局之例以寶字爲右次

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漢文至今遵行按此則錢幕鑄地名共有三十字

窮六和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有合香易簡法云其窮六和者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楝頭梨核棗核又引悴山句云窮六和香宜草屋瓦爐茶餅晝夜足木根野花曝三伏山人不羨龍涎福

賣假香

宋魯應龍閑窻括異志載華亭黃翁海鹽倪生嘉興周大郎事而云嗚呼世人焚香誠欲供養三界十方賢聖

貴翁倪生周大郎乃以廢木爲眞觸穢神祇豈得不遭誅戮

偽獅子面具

元王鶚汝南遺事云軍吏有石抹虎兒者求見自謂有奇計退敵及見出爲疑馬字之誤面具如獅子狀而惡製足尾皆麻布爲之飾以靑因言敵人所恃者馬耳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先以常騎迎之少戰少却彼必來追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於頸選壯士乘之以追彼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上以問參政天綱天綱曰敵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

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枉費工物祇爲笑耳

按此亦胥臣以虎皮蒙馬之故智也宋宗愨明張輔皆以畫獅破象陣象猶可驚況馬乎卽使敵兵去而復來而我之獅子面具仍復可用盞人知其僞馬不知其僞也石抹虎兒之計惜爲張天綱所尼彼時有妖人烏古論先生請令軍士服元氣不費官糧可以持久右丞仲德亦以田單故事請上用之天綱不可此則正論矣

壺中九華非佳石

宋方勺泊宅編云李正臣所蓄石東坡名以壺中九華者予不及見但嘗詢正臣所刻碑本雖九峰排列如鴈

齒不甚峭崪石腰有白脈若束以絲帶此石之病也不知坡何酷愛之如此予恐詞人筆力有餘借物象以發文思爲後人詭異之觀耳

厠馬子

宋趙彥衞雲麓漫鈔云漢人目溷器爲虎子鄭康成注周禮有是言唐諱虎改爲馬今人云厠馬子者是也

人皮鼓人皮𥜥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湧幢小品載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世廟時湯都督沂東克寬戮海寇王艮皮鞔之其聲比他鼓稍不揚盖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故聲不如

他鼓也又皇明𥡴記載韓觀提督兩廣殺人甚多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顯然髮散垂褥首披椅後

當票

國朝吳翌鳳遜志堂𥡴鈔云明末南海鄺露湛若蓄二琴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也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山入必與二琴俱其餘古器物甚多貧則質子錢家俗謂質曰當當主例給票以爲驗故湛若有前當票序後當票序其目皆奇器也按當票二字亦入文人集中甚奇

茶香室四鈔卷二十八

德清俞樾

萬年枝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謝詩風動萬年枝莫知何木或云冬青木亦無明據西京雜記初脩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異木自製爲美名有萬年長生樹千年長生樹各十株亦不知爲何物吳興方勻所著泊宅編曰徽宗興畫學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無能識其何木或密以叩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迦鳥也不知何所本愚謂萬年枝或卽冬青若太平雀必非

頻迦鳥迦陵頻迦鳥豈世閒所有乎宮禁好詼卽尋常庶物錫之嘉名觀唐人風動萬年枝日煖萬年枝皆切宮禁言可知人閒謂之冬青木宮中謂之萬年枝則所謂太平雀頻迦鳥亦卽人閒常雀耳必求其名則固不可得矣

老子手植檜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亳州太淸宮老子殿繞壇古檜數十本相傳爲老子手植

唐宣政殿松

宋龎元英文昌襍錄云元微之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

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
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又云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
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
香桉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
位六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
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按元微之詩得此乃明
然謂之松門未詳何義豈四松相對有門象邪
又按藥樹未知何樹文昌襍錄又云戶部王員外言元
昆鸞部郎中比自長安歸攜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蔥
翠可愛于今關右頗多人罕識者

又按文昌襍錄云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亦種花柳今殿廷惟對植槐楸有嚴毅之氣按此知唐制松門藥樹惟以表位乃古槐棘之遺意而此外則花柳扶疏亦自見天家富貴也

宋汴京有瓊花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有瓊花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衞公所謂玉蘂花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按齊東野語載仁宗分植瓊花於禁苑明年輒枯余已載於三鈔卷二十八矣宋敏求著此書在熙甯時

乃云今京師有之何邪

富鄭公家淩霄花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富鄭公居洛其家圃中淩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遂成大樹韓秉則云淩霄花必依他木罕見如此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而猶興者也秉則請賦之予為七言詩一首

中嶽倒植松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中嶽頂上松幹如插筆其閒數株上巨下細僧云此是嶽神為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

兵燹遽倒植之而去其言雖難信其樹亦可怪也按續鈔二十五記平江路集仙宮倒插竹與此正可謂無獨必有偶矣

華山小松

國朝姚元之竹葉亭襍記云華山出小松長二三寸登華者道人以此爲土物餽遺以淨甌盛水置其中青蔥可愛行則夾置紙本經年累月雖乾不瘁見水仍活名華山松實則苔也按四川峩眉亦有之往年蜀藩龔君仰蘧嘗以數十株見贈余爲賦一詩云

子美樹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杜子美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爲寺山下有大木至今呼爲子美樹余謂此樹惜不知何木

王瓊冬月開花

宋楊彥齡楊公筆錄云王瓊妙於化物方冬以藥封桃李數株一夕盡開王瓊乃武宗時人

木犀

宋無名氏愛日齊叢鈔云楊廷秀木犀詩系從犀首名千木派別黃香字子金後鶴山集亦賦此花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明月上時疑白傳清風度

處越黃香挍詩皆用犀首事知宋時止作木犀不作木樨也用白傳似不切未詳其意

陸放翁未見桂花

宋無名氏愛日齊叢鈔云陸務觀云楚詞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閒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試求之賦絕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團銷得姮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得一枝看又別記其說云桂花以春芳其色丹亦或紫南部新書云錢唐靈隱山多有之香紫可愛白樂天謂之紫楊華今不復見雖問靈隱山僧亦莫知矣往往妄指木犀爲之草木顯晦亦有時如

此拔自有木犀而天下無桂久矣宋人猶有此種議論今并不復知也

又云李衞公平泉草木記中列桂之品三其一紅桂樹云此樹白花紅心因以爲號其一月桂云出蔣山淺黃色其一山桂云此花紫色英蘂繁縟三者未詳孰是爾雅梫木桂郭景純曰白華不言丹紫選詩秋風生桂枝亦鮮言春也孫少媿東臯雜錄自邵州至全州道旁多巖桂冬初花發芬馥特異俗謂之九里香又謂之木犀以其文理黑而潤殊類犀角也冬初發花固由土氣有異以桂與木犀一種相傳久矣陸氏之說孤而不章拔

此則放翁所說在愛日齋主人已不甚爲然也

又按桂花以春芳之說余終未敢信唐王績有春桂問答詩問春桂桃李正芬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春桂答春華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否是初唐人詩已言春無桂花也

宋楊萬里木犀花賦曰摩挲玉蟾蜍而問焉亦不知其名而字之曰桂蓋以木犀爲桂宋以來無不皆然矣

鐵樹開花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星家年月支干謂之六十花甲子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結實碧

里𥝩存載正德中湖州王雨舟濟云於書中曾睹此說後官橫州別駕親見此樹在一指揮家圃中其人言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宏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嘉靖四十五年再花信書中所載不誣惜不記所睹者何書

按鐵樹卽紅豆樹我郡東禪寺有之天啟甲子開否無從考康熙二十六年甲子其花盛開結實纍纍七修云鐵樹遇丁卯年則花開

按此事余於曲園𥝩纂卷三十二詳論之矣彼時從稀而不從郞今則又有一說竊謂此花當是六十年一開而不拘何年如甲子年開則再遇甲子又開乙丑年開

則再遇乙丑年又開故有六十花甲子之說若必定其爲甲于爲丁卯則餘年皆無干涉何云六十花甲子乎姑存此說惜未得此花一證

石鹽木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廣東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葢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石梅石柏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

瘦硬形色眞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如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按此二種皆奇得而置之几案間洵可玩也惟上有一葉何疑有誤字若止一葉何云扶疏乎

紅梔花

宋張唐英蜀檮杌云廣政十二年十月召百官宴芳林苑賞紅梔花此花靑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按此即梔子花之別種李時珍言蜀中有紅梔子花爛紅色其實染物則赭

紅色想今蜀中亦當有此花也

綠礬二千栲栳

金無名氏大金弔伐錄載南宋誓書云每年并交綠礬二千栲栳按綠礬之數多至如此不知金國何所用之也

巨桃核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洪武八年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内庫所藏物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有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命宋濂撰蟠桃核賦

按漢武故事西王母出桃七枚但言如鳧卵則亦不得有此大核

提羅迦拘尼陁

酉陽襍俎云提羅迦樹花見日光郎開拘尼陁樹花見月光郎開

榠樝花

宋龐元英文昌襍錄云禮部王員外言京師貴家多以酴醾漬酒近年以榠樝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未知也

按本草綱目果部有榠樝時珍曰榠樝乃木瓜之大而

黃色無重蔕者也則亦木瓜之類又云榠樝藞䕡樝之訛據西京襍記有蠻查羌查猴查則榠樝乃漢時上林苑三樝之一

鳳棲梨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陝州有梨樹貞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其色赤黃號鳳棲梨原注云洛中記異

八普城大西瓜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引耶律楚材西游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

又云訛打剌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

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名瓜大者如馬首

蜀都賦載龍目失實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左大沖三都賦序云鳥獸草木驗之方志蜀都賦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竊有疑焉世南游蜀徧歷四路數十郡所謂龍目未嘗見之有自南中攜到者蜀人皆以為奇果豈蜀昔有而今無邪抑左氏攷方志未精邪按左太沖譏上林甘泉之虛而無徵不謂亦有此語貽後人指摘也

冬日生荔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載永福張鋤柄事云及冬有青衣

擎生荔一柈獻蕃郡中多以穰代薪獻臺不熟時寺倉積穰荔樹上及冬穰空荔實偶尙無恙得以巧飾欺詒

按此事張爲人欺然紀載殊未明白穰者廣韻云禾莖也今吳中皆以代薪呼之爲稻草豈以此物積荔樹上則荔實至冬無恙耶且所獻有一柈之多而他僧所獻帥府者百顆然則冬日生荔亦不難得矣姑記於此俟閩廣人問之

藏荔支宜密封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招送客燕於眉山館偶有荔子兩枡蔀館中經宿取視綠葉紅實粲然乃知尋常用籃絡

盛貯徒欲透風不知爲雨露沾灑風日炙薄經宿色香都變試以數百顆貯以大合密封之走价八成都以遺高宋二使者亦兩夕到二君同書云風露之氣如新記之以告好事者按今輪船往來閩廣荔支皆可至吳下則此法尤不可不知也

申報梅開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是日泊舟小東郭合江亭下亭之上曰芳華樓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在亭旁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甲一兩日開燕監司預焉按梅開由巡檢司申報眞極風雅之公牘

也此亭在成都石湖居士自蜀入吳於此首塗

柚皮可打碑

明徐𤊹筆精云桂海虞衡志云打碑用柚子皮醮墨以代氈宜墨而不損紙試之良然愚按此宜用鮮者若乾者恐不台用也

緬茄

國朝金武祥粟香四筆云茂名緬茄明李邦直自雲南攜歸茂名縣志云緬茄高五六丈大可蔽牛三百年來中土無雙咸豐六年忽在南關曾家生一株今已成圍結莢尚小

余次女繡孫曾於京師寄緬茄二枚來初不知其出處名也門下士徐花農太史視學廣東寄我十數枚乃知爲茂名所出擬爲作詩未暇也姑記於此

嘉興黃霽青先生安濤有緬茄歌云似果不食核不生非茄乃以茄爲名考之土宜實莢物一樹獨占高州城其形大過烏犀子其蒂竊黃其色紫種自雲南盡處來明珠一顆攜仙李觀山之麓鑑江濱歲久蔥鬱枝輪囷每歲落實可盈斗以罕見珍不脛走明眸漫說勝空青作佩焉能抵瓊玖一箇索價逾百錢一歲所入盈百千上官氏世享厚利全家肥飽無荒年君不見高州土瘠

田不肥穢藝著蘋聊充饑那如此樹最得計不須力作無租稅又不見江陵木奴橘千頭渭川千畝比封侯安能此樹徧四野戶戶都如上官者據此歌知始惟上官氏有此樹今則曹氏亦有之殆造物者欲廣其利乎然果四野皆有則一箇亦不值百錢矣

菩提葉

國朝許聯陞粵屑云孝光寺有菩提樹梁智藥三藏攜種植此六祖慧能自五祖傳衣鉢回淨髮於菩提樹下今髮塔尚存樹側其樹枝柯拳曲大數圍葉大如掌寺僧採之浸以寒泉歷四旬浣去渣滓惟餘細筋如紗縠

如蟬葉可作燈帷笠帽以贈遊客乾隆乙卯羊城颶風
大作將樹吹倒方伯陳觀齋率衆扶植以稻穀十石覆
其根而培養之終亦萎化寺僧於德慶州得舊根眞種
又樹於此今婆娑繁陰矣
按孝光寺在廣州府南海縣舊治西北乃虞翻故居多
植蘋婆訶子樹故曰虞苑又曰訶林花農太史視學廣
東時曾以此葉十六片寄贈

胡桃似古賢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書此中果
有胡桃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自西羌外剛內柔甘質

似古賢欲以奉貢按藝海洞酌云飛穰一名佛手柑滔
母孫姓卽賦空侯者

橄欖與棗爭

宋戴埴鼠璞云東坡橄欖詩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坡詩者引小說橄欖與棗爭棗曰待爾回味我已甜按坡詩自用此義但崖蜜不知何物戴氏引鬼谷子崖蜜櫻桃也鬼谷子實無此文不如從舊注竟以爲蜜也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崖蜜盡坡詩本此

芭蕉譁語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朱勔之進花石也聚於艮嶽之

上以移根日遠未久即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石旁年於道一日內宴譚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譚人指以問其徒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少破

苞裂生魚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云溪中水草蔓生實如鷄頭苞時至其苞自裂內皆小魚迸出土人視草之疏密卜魚之多寡

花爲蝶蝶爲花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云溪壑間有草如蘭吐穗開花狀如蝴蝶㑹則隨風飄揚直上爲眞蝴蝶矣附於高木仍爲花結子可噉

莫結子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云緬甸有山名波羅四面皆絕壁獮猿亦不能升崖巔有莫結子纍纍相貫土人於崖下誦經禮拜其子自墜抽去其心引繩穿之則數珠也

看麥娘

明王磐野菜譜云看麥娘隨麥生隴上因名春采熟食

又有抱娘蒿以叢生故名二三月采熟食

燕子不來香

明王磐野菜譜云燕子不來香早春采可熟食燕來時

則腥臭不堪食故名

豬殃殃

明王磐野菜譜云豬殃殃豬食之則病故名春采熟食

按今吳中有菜名豬搖頭然非此也

誤認芝草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西門豹爲邯鄲令入寺行香見

金燈花不識以爲芝草遽令修狀申使司使司差官就檢時兵戈之後僧徒多後輩亦不之識但云此芝草宿根春時生葉至夏生花秋乃死見來如此不記種蒔年歲檢官具上其事使司知其誤不復問矣

拜枯樹乞長生

宋魯應龍閑窻括異志云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卽仙去

梯木有文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木中有文多是梯木治平初杭州

南新縣民家析梯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頗類顏眞卿極有筆力

竹葉變黃金

唐李綽尙書故實云崔魏公說有王修能變竹葉爲黃金某所目覩

梅竹宜瘠地

明張萱疑耀云梅以古爲韻竹以堅爲材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韻常乏以枝榦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種竹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

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夢得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

余謂此論固佳而於事理則未必然今之種竹者或以馬糞和土或埋死貓於下王份秀才之言豈其然乎大抵梅之古不古竹之堅不堅視歷時之久暫雖肥地之梅至數十年或百年之後亦自蒼老雖瘠地之竹伐其當年所生者而用之亦必不耐久也地之肥瘠猶士之或出於膏粱或起於寒畯歷練老成固不在此

剝桑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蠶月條桑釋者曰斫取其條而

擷葉以用也今浙桑則然歲生歲伐率皆稠行低幹無
有高及二丈者吾徽之桑則高矣必得梯乃可采不翦
其條也春土脈欲動木津未上則相與腰刀相其良鹽
凡柯枝繁密而相翳者倒垂亂行而不上達者或半枯
半萎不善茁葉者皆刪剟棄之不使分其正力俗謂之
剃桑張堪守漁陽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
兩歧夫桑以無所附著爲貴則是嘗加刪削而無有交
戛相妨者矣左傳晉重耳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上
而不知列女傳秋胡子見婦人采桑下車願託蔭桑下
凡若此者皆是采葉不劖其枝若并枝劖去何緣有蔭

故剝桑之來古也

接條桑自是古法漢舊儀皇后躬桑始捋一條執筐受桑捋三條女尚書跪曰可止執筐者以桑授蠶母隋書禮儀志皇后躬桑三條訖命婦以次就桑鞠衣五條展衣七條祿衣九條以授蠶母唐書禮樂志皇后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自唐以下並率循此制條桑之法至今不廢也徽人不知古法止採其葉不落其枝故每春至有剝桑之事然吾鄉亦有不接之桑樹童童如蓋者謂之野桑其葉不如家桑之美左傳晉公子謀於桑下必是此種而徽人所剝者亦此種也

接花

宋高似孫緯略云山谷接花詩雍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接花之法惟見劉禹錫詩分畦十字水接樹兩般花

茶香室四鈔卷二十九

德清俞樾

千角鹿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慶歷中遼主原注號興宗以五幅縑畫千角鹿圖爲獻旁題年月日御畫上命張圖於太清樓下召近臣縱觀次日又敕中闈宣命婦觀之畢藏於天章閣按鹿有千角者亦奇

天祿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詔欲謂之麟則慮

夷獠見歎不謂之麟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漢書靈帝中平三年注云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貢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南陽宗資墓旁石獸膊上有刻字曰天祿辟邪鮮于伯機少時嘗至其地親見西門北門各有二獸但北門外者去資墓不遠故附會之大軍圍襄陽時士卒多病瘧模天祿二字焚而吞之卽愈辟邪已壞矣按此則二獸又非宗墓物也

三足蟾蜍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陳聖觀聞宋炤說韓詩所謂蟾蜍者云此物三足與蛙不同炤既去得枯者於貨藥擔上乃一軀殼實之以木屑視之三足特長如尾而有距世所範爲硯滴者或不盡似也

按三鈔卷二十九載三足蟾蜍一則觀此乃知古人已有見之者

小玉獅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崖因庵焉養

一雞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卽夢覺又畜玉獅小於蝦蟆以線繫几案閒道士喚則跳擲登几唇危坐分殘粒而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袖閒按此三物皆奇小玉獅更不知何物

跳兔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慶州沙漠中蓋爾雅所謂蟨兔也亦曰蛩蛩巨驉也按叢鈔卷一有躍躍𩭐兔一條此可補其

麒麟貓

明徐𤊹筆精云貓不捕鼠者名麒麟貓按此名頗有味

羅江犬

宋王得臣麈史云慶歷中衞士之變言事官乞禁中畜羅江犬羅江益蜀邑也產犬善噬其章云仍舌斑尾卷者善也然世以爲舌斑尾卷乃曹南犬也

按此事言者爲宋禧世皆以爲笑柄當時卽有宋羅江之號乃王氏載此事似亦不甚以爲非且爲辨其所稱舌斑尾卷之誤則轉似惜其言之未核矣

香鼠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予鄉密縣西山中多香鼠較凡鼠頗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獐之有香臍也置篋笥中經年香氣不散

鹿頂合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車字未詳）須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脈通冬至方解頂之上爲合好者有人字不好者成八字北人謂角爲鹿角合頂爲鹿頂合注云南中止有鹿角合按鹿頂合疑即鹿茸

驢牽船

明張萱疑耀云北地凡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驢騾余嘗

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正獻廣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按先君子自通州進京見有以驢曳縴者賦詩云舟行忽與坐車同妙法偏宜六閘中偷得船家使風法一繩驢背去悤悤事載印雪軒隨筆然則今北地具有之也

牛馬還債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莊榕云盜常住錢一文一日夜長三分七釐利第二日利上又長利來世作馬牛償之藏經云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

鶖鼠鼓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不減洛中所産有鼠喜食其筍寺僧於筍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

治狐妖法

太平廣記狐類載李氏事云李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別一狐令女招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按彈詞中有用此說者但是自招指節非招狐也彈詞微誤

念佛鳥

宋王得臣麈史云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鴝鵒色青黑常言一切佛元憲宋郊詩曰鳥解佛經言

鸌鳥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百物勞動之後須有休息之時予家側有鸌鳥來巢母子相呼其聲喋喋無夜無晝何其健也百鳥皆不然按鸌不知何鳥據廣韻云水鳥恐非此來巢者也

鷄鶒鵁鶒

元陸友仁硯北襍志云世但知有鷄鶒而不知有鵁鶒鷄鶒嘴長鵁鶒嘴短其色則俱爲鶒而喙有鷄鵁之異按今人但知有鸂鶒并鷄鶒之名知者亦罕

鷗鷞

贊甯物類相感志云鵝鶂雀之屬飛則鳴行則搖俗呼爲雪姑其色蒼白如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爲徵驗按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翥則霜露翥則露不及此鳥然此鳥殊不經見鶂字亦不知讀何音也

鳨

國朝羅振玉讀碑小箋云張猛龍頌何以鳨憘鳨字玉篇音力與鳨同鳥似鳧而小曲阜志云卽鳧字繆甚按鳨當亦鳧類而人不知有此鳥文字中亦罕用

治鸂鶒疾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南人養鸂鶒者云此物出炎方

稍北中冷則發瘴噤戰如人遇寒熱以柑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余家舊蓄一鸚䳇惜未得此方也

唐鵝價

宋趙叔向肯綮錄云今自淮而北極難得鵝南渡以來虜人奉使必載之以歸予謂晉宋以前雖南方亦不多得唐時價每隻猶二三千按唐時鵝價未知見於何書殆其時故老相傳如是

雞鳴不必有準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某任河南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郵寺中以明日程尚遠謂從者曰雞鳴時上道

從者曰今天寒鷄㦸俟其鳴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
余未之信明日將旦而行鷄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
出四鄰鷄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無變也

江東舊無鴿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㦸祚作西征記開封縣二佛寺
余至此見鴿大小如鳩戲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
從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始識鴿則江東舊無鴿梁武
帝時侯景圍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日之後鼠鴿
皆盡然則江東之有鴿亦當自北往耳

宋大學無燕有蚊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大學有鼓占云此非宴游之地乃是多文之所學中燕未嘗來巢蚊獨多他處按鼓占不知何義

沙盆潭無蚊

元伊世珍瑯嬛記云閶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荆州李娭浦同

按江子滙無蚊余已載於三鈔卷二十九矣又記此以見無蚊者不止一處也

蚊化小魚

元伊世珍瑯嬛記云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

子生也云出採蘭襍志按子了爲蚊事誠有之蚊化小魚未知然否余與示甯園白鳥營營而未見有白小游泳也

菩薩魚

明馮時可雨航襍錄云諸魚有血石首魚獨無血僧人謂之菩薩魚至有齋食而啖者

魚子歸母腹

太平廣記水族類引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鯸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其腹又云潘州記云鯌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驚則還入母腹又引吳

錄云鰭魚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從臍入
旦從口出按鮫鰭兩魚未知爲一爲二余疑蠑螠腹蟹
亦卽此類耳

禁賣鱻捕龜

明馮時可雨航襍錄云唐制賣鯉者賣鱻者皆杖六十
葢鯉朝日鱻朝星

又云道書龜爲地甲殺者奪壽活者延年宋仁宗問長
生於雁蕩木葉老人老人曰廣濟貧民禁天下捕龜能
斯二者乃可語道按鱻卽蠑也今人放生多放螺螄及
龜二物葢久來久矣

假河豚

宋張耒明道雜志云余在真州會上食假河豚用回魚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類回魚而過之又回魚無脂腴注曰腴詰叶反河豚腹中白腴也按此則假河豚自不如眞者然荷無其毒則雖不如其美亦將棄眞而取假矣

鰍鼊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劉逵公達奉使三韓道過餘杭時蔣頴叔爲太守取金色鰍一條與鼊獻於逵以致今秋歸之意

章巨

明馮時可雨航襍錄云海上鱗族異者名章巨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其曰章巨者葢江東子弟所名項羽引江東卒與秦戰秦將章邯拒之卒爲羽所降故江東名是物章拒人怯而負勇名亦號章拒拨此無稽之言然可與彭越同作故事用也

張文潛蟹詩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

積年如經骨萎用蟹補可使無壽崩凡風待火發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便說徒營營文潛此詩嗜蟹而爲之辨歟抑眞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温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按以河豚爲無毒則張文潛所謂堯跖終殊稱者竟不然矣蟹之毒固不如河豚然余親見有食蟹而死者養

生家不可不慎勿以張詩爲信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本草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腰脚因本草有此說人遂信以無毒此甚誤也本草所載河豚乃今之鰗魚亦謂之鯢魚江浙間謂之回魚者是也吳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魚本草注引日華子云河豚有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爲鰗魚吹肚魚此乃是侯夷魚非本草所載河豚也引以爲注大誤日華子稱又名鰗魚此却非也蓋差互解之耳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漲如吹也按此說可明本草河豚無毒之義但不知鯢魚何以亦名河豚

耳

夢溪筆談又云鉤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療甚多予嘗到閩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殺或誤食半葉許入口即死恐本草所出別是一物非此鉤吻也予見千金外臺藥方中時有用野葛者特宜子細正如侯夷須與鯸魚同謂之河豚不可不審也

菩薩蛇

國朝堅瓠集云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餘小者長四丈餘有人至寺僧必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略不畏人僧令人繞蛇身一過謂之不絕人身號曰菩

護蛇

又云閩三平寺乃大顚法師闡教之地有大蛇不傷人名曰蛇侍者凡有祭賽布金不至蛇侍者詣其家索之度市越洋一無畏避

石蛇

宋沈作喆寓簡云蔡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見一小蛇蜿蜒几格間每日惟巳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伺其至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則堅冷化爲石其質巧妙天成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旣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實

當攜來京師中人渠師成歎曰此神物也禁中有玉鼠玉兎或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狀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撲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按此則石能亦有之矣安知其至辰時不亦稍稍能屈動乎

蛇與人比長短

太平廣記蛇類載鄧甲事云甲立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

蛇漸立首隆數尺欲過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蹐化爲水餘蛇皆斃若蛇首逾甲卽甲爲水焉按此蛇與人較長短也先大夫印雪軒隨筆言蛇與人比長短當脫一履擲空中曰汝高邪我高邪蛇卽蹐而斃亦此意也

黃州蛇及蜈蚣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黃州多蛇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蘄州甚貴重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治疾有驗土人能捕之歲貢王府黃人言此蛇蟠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本草所載余嘗病疥癬食盡三

蛇而無驗

又云黃之東三驛地名岐亭有山名拘羅出蜈蚣其大者裹丈土人捕得以烟熏乾之商賈載販入北方有致富者

又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按此當非孫叔敖所見者也

蔡京家蜂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

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見

蠑虰

譚子天地篇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蠑虰盜人蟲生蠑虰腸中之蟲也噂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撥此即所謂蛸也說文蛸腹中長蟲也俗字作蛔蠑虰之名人罕知之

獅子寶蜘蛛寶

國朝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武英殿有露房舊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檢此房有狗寶鱉寶獅子寶蜘蛛寶等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巨若小胡桃其蛛

當不細矣

避毒蟲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方邵村侍御言小解朝不向東暮不向西日不向南夜不向北永不受毒蟲之螫

物理

宋東若水腳氣集云物理難知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直傳到楊子雲猶曰類我類我蜾蠃取螟蛉産子於其身上借其膏血以爲養蜾蠃大螟蛉枯非變化也橘逾淮則爲枳亦非也江南人有接樹之法以橘枝接枳枳遂爲橘其核不變再種則復爲

杫宍淮北人不曉此此也以此知古人之言亦有誤者杜少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親原注一作嗔殷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亦不然杜鵑鷙屬梟之徒也飛入烏巢烏見之而去於是生子於其巢烏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爲育之旣長乃欲噉母

按三說皆新謂杜鵑爲梟屬則按之載籍似乎未塙

種類各異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惟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鶻生三子一爲鴟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爲鶴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鶉楚鳩生鴞

南海記曰鼉生子百數爲鼉者才十二餘或爲黿爲鼈然則堯有丹朱瞽瞍有舜奚足怪哉

萬物有數可算

宋沈作喆寓簡云萬事萬物莫不有定數佛氏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雖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松直棘曲鵠白烏元皆了元因又自在主童子修學書算數印以菩薩算法算無量沙聚悉知顆粒多少又能算知十方世界種種差別然則非有本因定數佛亦何從而知之一涉於數無有隱顯多寡鉅細皆得而知之矣